

酷男生丛书
Cool Boy

我
帅
，
我
酷
，
我
的
青
春
我
做
主
！



对面的女孩别过来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托马斯·布林克斯 安雅·克默林 著
陈洁 译 陈良梅 审订

酷男生丛书

Cool Boy



对面的女孩别过来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托马斯·布林克斯 安雅·克默林 著
陈洁 译 陈良梅 审订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742-2 / I·2415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对面的女孩别过来/[德]布林克斯,[德]克默林著;陈洁译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1

(酷男生丛书)

ISBN 7-5324-6742-2

I.对... II.①布...②克...③陈... III.青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当代 IV.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40261号

图字:09-2005-348号

Brinx/Kömmerring, WEIBERALARM

STUFE ROT © 2002 by Thienemann Verlag

(Thienemann Verlag GmbH), Stuttgart/Wien



对面的女孩别过来

[德]托马斯·布林克斯 著

安雅·克默林 著

陈洁译 陈良梅审订

李学斌策划

赵晓音装帧 李清月插图

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史建平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 字数:74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6,000

定价: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1** 迪基:拜见国王陛下 / 1
- 2** 延斯: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 / 7
- 3** 马尔克:离别 / 13
- 4** 延斯:孤单的森林 / 21
- 5** 迪基:没有 J 的 MD 帮 / 29
- 6** 延斯:世界上最美妙的五种感觉 / 35
- 7** 马尔克:生日快乐,延斯(一) / 45
- 8** 迪基:和延斯通话 / 53
- 9** 马尔克:生日快乐,延斯(二) / 57
- 10** 迪基:胜利大逃亡 / 59
- 11** 延斯:MDJ 帮胜利会师 / 65
- 12** 迪基:无语了(一) / 77

- 13** 马尔克:和妈妈通话 / 81
- 14** 迪基:无语了(二) / 85
- 15** 延斯:没有朋友的生日派对 / 87
- 16** 马尔克:等啊等啊等 / 95
- 17** 延斯:弹子机世界冠军 / 103
- 18** 迪基:永远的 MDJ 帮 / 111
- 译后记 / 117



迪基： 拜见国王陛下

迪基：拜见国王陛下

今年，我们要去度假营为延斯庆祝生日。他的生日同复活节搅到了一块儿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复活节期间大家都会出去度假，没空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我知道，延斯为此深感沮丧，他这个人有点多愁善感。马尔克和我，我们就不会在乎这种事，我们才不要别人来庆祝我们的生日呢，尤其是那群小鸽子（译注：小鸽子，这里指女孩们）。她们就知道傻乎乎地围着你转，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，天知道她们想干吗！当然，我们心里还是有数的：她们想把我们弄到手。但是，想得到我们，没门！我们 MDJ（译注：MDJ，三个男孩的名字 Marc，





Dickie和Jens的首字母组合)帮的人:马尔克、迪基和延斯是不会被她们征服的。我们对鸽子不感兴趣,一点也不!

不管怎么样,延斯最终还是想通了,同意了我们的观点。其实要说服他也不是什么难事,只要耐着性子给他讲道理就行了。

打那以后,他就老爱说:“就让他们在度假营里发霉好了!”边说边打开一罐可乐——这已经是第十四罐了。

不过,今年我们决定去度假营为延斯过生日。我们MDJ帮的人还没在度假营为谁庆祝过生日呢。

我提议,我们三人应该和其他五十多位同学一起去施塔恩贝格湖边的度假营。施塔恩贝格湖位于巴伐利亚州,是个备受追捧的度假胜地。

路德维希二世就是淹死在这个湖里的,没准他是被谋杀的,因为他不但是个疯子,还很可能是个同性恋。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踏着夜色,来到这个笼罩在薄雾下的、被鲜血浸染过的地方,然后点上蜡烛,在摇曳的烛光中为延斯庆祝生日。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,真是罪该万死了。

我们早就有了周密的设想,马尔克是这么描述的:“到时候,路德维希二世会穿着一件毛皮大衣从水里爬出来。这件大衣浸透了水,而这正是让他溺水身亡的罪魁祸首。国王陛下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啊,就算他是个疯子,是一个同性恋者,但他总会游泳吧?可这件大衣却让他沉入了湖底。或许有人居心叵测,故意让他穿上这件衣服,然后把他引到湖边,扑

通一声,于是就一命呜呼了!”

最近一段时间,我们正在学习拉丁文,因此,在出发之前,在路德维希二世伸出他那苍老的、沾满水藻的双手祝我们生日快乐之前,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小小的难题,那就是:延斯必须在拉丁文考试中考出四分的成绩来(译注:德国学校的成绩是七分制,一分是最高分,四分相当于我们的“及格”)。他已经留过一级了,他妈妈为此大为恼火。可即便如此,他的拉丁文还是一塌糊涂。他根本就不是学拉丁文的料嘛,而他妈妈居然用这个来决定他能不能去觐见国王陛下,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可是,他妈妈是不会改变主意的,所以我们只好陪他一起学拉丁文,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*esse* 的复合词。我敢对天发誓,这些内容我们已经学了不下百遍,可他就是记不住。好吧,再来一遍:“*abesse, absum, abfui* (译注: *abesse, absum, abfui*, 拉丁文,意思都是“缺席的”), 缺席的。”

“这样记可能容易些,”马尔克出了个主意,“你不能出席你的生日派对,在湖边 *abesse*, 怎么样?”

延斯叹了口气,他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在我看来,这恰恰是他的一大弱点。在我给延斯提问的时候,马尔克把所有的内容都抄到了一张全天下最小的纸片上。我敢打赌,他会把这张纸片寄出去的。

马尔克争强好胜,什么都想得第一,在写小字条上也不例外。

“考完拉丁文,我就把这张纸寄出去。”马尔克向我们炫

迪基,拜见国王陛下





耀着他的杰作。可是,他怎么不问问自己,该把纸片寄到哪里去呢?难道寄给小字条协会吗?

“可惜啊可惜,谁也看不懂上面写了些什么。”我幸灾乐祸地说。

马尔克不高兴了,举起小纸片,凑到延斯的面前。他凑得实在是太近了,延斯什么也看不到。“怎么样,延斯?你看得清上面写了些什么吧?”说罢,他又拿回字条,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然后大声地念了出来。

马尔克终于证明:有人看得清字条上写的字。

延斯叹了口气。“或许我可以装病什么的。”他说。可是我们都知道,这样一来,他妈妈就真的不会让他去度假了。难道要我们丢下延斯去度假吗?绝对不行!

好吧,让我们从头再来一遍:adesse, adsum, adfui(译注:adesse, adsum, adfui,拉丁文,意思都是“出席的,在场的”),出席的。

“这样记容易些,”马尔克又出了个主意,“你要出席自己的生日派对,在湖边 adesse,很好记吧?”

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。马尔克郑重其事地把全天下最小的字条交到了延斯的手上。延斯收好字条,又叹了口气,推着自行车走了。显然,他的心情很不好,因为只有心情不好的人才会推着车走。

“明天早上吃四个生鸡蛋!”马尔克冲着他的背影喊道。

真是太恶心了!哪怕想一想,都会让人胃里翻江倒海。马

尔克是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这个方法的。

我们还得去卢特曼的肉铺，马尔克一边飞身跨上自行车，一边向我解释道：“生鸡蛋会直接进入男性的血液里，噢！接着，血液会变得很黏稠，慢慢地流向动脉，这会使男性变得富有攻击性——他会变成猎人，变成斗士，变成胜利者！”

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反驳他，要是延斯在明天的考试中真的变成一个猎人、一个斗士，或者至少变成一个胜利者的话，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这个法子值得一试。

很快，我们就来到了卢特曼的肉铺。在那里，我们要做一个可乐试验。具体步骤如下：我先去柜台前和卢特曼搭讪。这并不难办，因为不管什么事，都会让老卢特曼火冒三丈。

于是，我开口了：“卢特曼先生，不知您听说没有，公共汽车站要搬走啦！”

他马上就坐立不安起来，虽然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车站将于何时迁往何地。他也不想一想，这个消息是否属实，就大动肝火；而我则在一旁不停地煽风点火。马尔克则趁机偷偷撕下新运到的可乐瓶上的标签，看看反面是不是印着一个轮子，那是一种超炫的摩托车前轮。

延斯就缺这一张前轮了，有了这个，他就能得到一辆超炫的摩托车。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一张，好让他赢一辆摩托车。我们要把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，还要理直气壮地宣布：我们送了一辆崭新的、超炫的摩托车给延斯！

“车站应该建在您的铺子前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”我

迪基·拜见国王陛下





对卢特曼说。此时，他的一腔怒火就要彻底爆发了。

于是，我们离开了肉铺。马马克已经把标签都翻了个遍，可惜没有找到印有前轮的那一种。不过，我们并不着急，我们一定能找到那张标签，而延斯也一定能通过明天的拉丁文考试。然后，我们就能来到美丽的施塔恩贝格湖边，为我们的摩托车，也为我们的美好生活举杯欢庆，让延斯过一次国王一般的生日。



2 延斯： 只许成功，不许 失败

延斯：只许成功，
不许失败！

迪基的口头禅是：好日子。在他看来，我们就要过上好日子了，因为他觉得我一定能通过考试。他说得实在是太轻巧了！不过，他自己的记性倒是挺好的，背拉丁文更是不在话下。

可我就不行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记不住拉丁文。其实，我脑子里记住的东西也不算少：看过一遍的电影，听过一遍的歌，我都能记个八九不离十，就算是英文歌曲，那也没问题。十三年来经历过的大事小事，都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可是，一遇到拉丁文，我就没辙了。它们就像是会从人间蒸





发一样，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。算了，反正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何况我还有马尔克的小字条以备急用呢。但愿到了明天早上，我还没把背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。不就是考个小小的四分嘛，有什么呀！

可是，如果有谁像我这样整夜不眠的话，大概就考不出四分了。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，整个村庄沉浸在此起彼伏的鼾声中，惟独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我躺在床上，嘴里不停地数着：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……可是毫无用处。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！如果我忙着数绵羊的话，当然不可能睡着了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我宁愿睁开眼睛，把单词表再读一遍。

或许，当你必须通过考试时，往往就无法通过。我知道妈妈的如意算盘：要是我考了个五分的话，她就不准我去施塔恩贝格湖拜见国王陛下；相反，我必须跟她和爸爸去巴伐利亚森林度假。

去巴伐利亚森林！

去那里度假的，都是一把年纪的老头老太，他们喜欢背着手在林子里闲逛，一边还不停地感叹万物的美妙：空气是多么清新啊！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啊！天空是多么湛蓝啊！哦！这里的空气多好啊！在这些人眼里，这里的天空和别处的完全不同，而事实则是，它们之间毫无区别！

“很抱歉，延斯。”妈妈说。当然，她一点也不觉得抱歉，不然她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了，“很抱歉，我们必须对你采取

特殊措施,毕竟你不是个笨孩子!”

她一点也不了解我。没准我真的很笨!也许我更愿意做个笨蛋。这样一来,我既不用学拉丁文,又能去湖边度假,就像迪基那样,那该有多好啊!

迪基是这样对他父母说的:“听着,复活节我要和几个朋友去湖边度假!”

他的父母听罢,连连点头,由衷地为他们的儿子感到高兴。迪基家从来不买可乐,因为可乐属于不健康食品,“桑德斯-温特”商店(译注:出售生态食品的专卖店)是不卖这种东西的。因此,迪基无法收集摩托车的图片,更别提中奖了。他是注定骑不上摩托车的,因为他的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环保主义者,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不堪的荷兰产自行车。他们认为,既然他们能这么做,他们的儿子也应该这么做。或许哪天会出现一种可乐的替代品,以菜叶为原料,装在黄麻制成的瓶子里。要是真有这种饮料的话,迪基家肯定会去买的。可是,与我相比,迪基的遭遇实在算不上悲惨。你想想,我要去的可是巴伐利亚森林啊!我的生日怎么办呢?难道我要像老头老太那样,背着手度过这个生日吗?

于是,人们会在报纸上读到:延斯·莱迈尔在他十四岁生日那天开枪自杀!

不行,这样绝对不行!我一定要通过考试!现在,我必须合上眼睛,好好睡上一觉。

吃早饭的时候,妈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既没有

延斯:只许成功,
不许失败!





冲着我说“加油，加油，加油”，也没有猛拍我的肩头，以示鼓励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：“我一定要装做什么也不知道，不然儿子会紧张的。我要假装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。”我闷头喝下了四个生鸡蛋，刚要出门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。迪基和马尔克站在大门口。真不愧是我的铁哥们儿！

“早上好，莱迈尔太太，”迪基说，“我们是来接延斯的，他今天要考拉丁文，我们要在精神上支持他！”

这样一来，妈妈还是在我的肩头上狠狠地拍了一下。我和迪基、马尔克一起去坐公车。迪基还是一副酷酷的样子，他向来是临危不乱的。马尔克则完全相反，遇事沉不住气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他围着我跳前跳后，不停地问：“小字条带了吧？背过的东西都记住了吗？你一定要沉住气啊，集中思想。嗯，还有，不要老想着度假的事，你有没有把单词表再读一遍……”

迪基狠狠地瞪了马尔克一眼，命令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马尔克终于安静下来了。我们仨坐在公车上，谁也不说话。汽车向前行驶着，我们离学校越来越近了。

“我觉得，喝生鸡蛋是个好主意。”我对马尔克说，以免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

马尔克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吃惊地问：“你真的喝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感觉如何？有没有觉得血液变得黏黏的，在身体里缓缓流动？”马尔克倏地跳到我面前，兴奋地挥着手，仿佛他手中握着一把剑似的。

我耸了耸肩说：“还算……不错！”

进校门时，马尔克和迪基一左一右地护卫着我，好像我要上刑场似的。教室里，“刽子手”正在磨刀霍霍，等着砍我的头呢。然而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我的好朋友在不停地给我打气。我鼓足勇气，既没有退缩，也没有抱怨，甚至连一字遗言都不想留。

到了教室门口，迪基对我说：“好日子！”我们把手叠在一起，齐声喊：“好日子！”

接着，我走进了教室。马尔克和迪基则去了他们自己的教室，他们可没有留级。

“刽子手”使出了杀手锏，开始分发试卷和答题纸。答题纸上整整齐齐地画满了横线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会把尊贵的拉丁字母写得歪歪斜斜了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只有“刽子手”踱着方步走来走去。他穿的那双鞋子走起路来踢踏作响。也许他下班后会去参加踢踏舞培训班，以便能结识年轻的女孩，在她们面前秀秀自己的舞技。估计他今天又要去参加训练了，所以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舞鞋……我死死地盯着考卷，强迫自己不去听那踢踏声。题目并不多：几个单词，若干个复合词，还有一篇翻译。没有 abesse 和 adesse。

我寻思着：到底哪个词是“出席”，哪个词是“缺席”的意思呢？可是，我绞尽了脑汁，还是想不起来。当然，试卷上并没这道题，所以我也没必要去想了。

“刽子手”出的单词，我一个也没见过。一个声音震动着

延斯：只许成功，
不许失败！





我的鼓膜,那是警钟敲响前的呼啸声。不过,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毕竟我还有小字条在手,只要把单词和复合词都做出来,得个四分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“刽子手”蹬着他的舞鞋踱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。我小心翼翼地从裤兜里取出了那张世上最小的字条。只可惜,上面的字实在是太小了,我不得不凑上去看。正当这时,“刽子手”踱到了我的身边。咔嚓!我终于成了他的刀下鬼,小字条也被没收了。

他说: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”我耳中的呼啸声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我呆呆地望着他,哀求道:“求求您了,‘刽子手’先生!”

这下真的完蛋了!他叫施密特贝格,不叫“刽子手”。他怒气冲冲地给我打了个六分。完了,我得去巴伐利亚森林了!